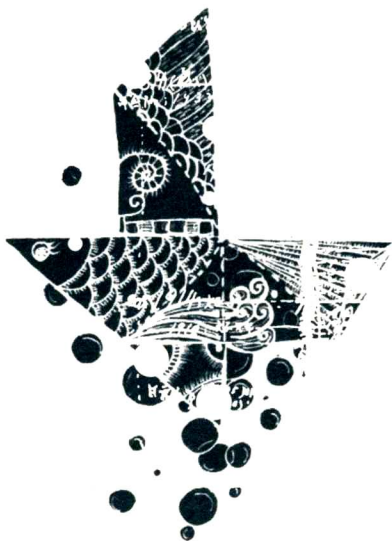


# 幸福号起航

译者 || 竺家荣



三 島 由 紀 夫

幸福号起航

译者 || 竺家荣

MISHIMA YUKIO

三 島 由 紀 夫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幸福号起航 / (日) 三岛由纪夫著; 竺家荣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6

(三岛由纪夫作品系列)

ISBN 978-7-5327-5376-5

I. 幸… II. ①三… ②竺…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7181 号

KOFUKUGO SHUPPAN by MISHIMA Yukio

Copyright © 1955 by HIRAOKA Iichir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图字: 09-2007-784 号

幸福号起航

幸福号出帆

[日] 三岛由纪夫 著

竺家荣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于 婧

装帧设计 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http://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9 插页 2 字数 122,000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5376-5/I · 3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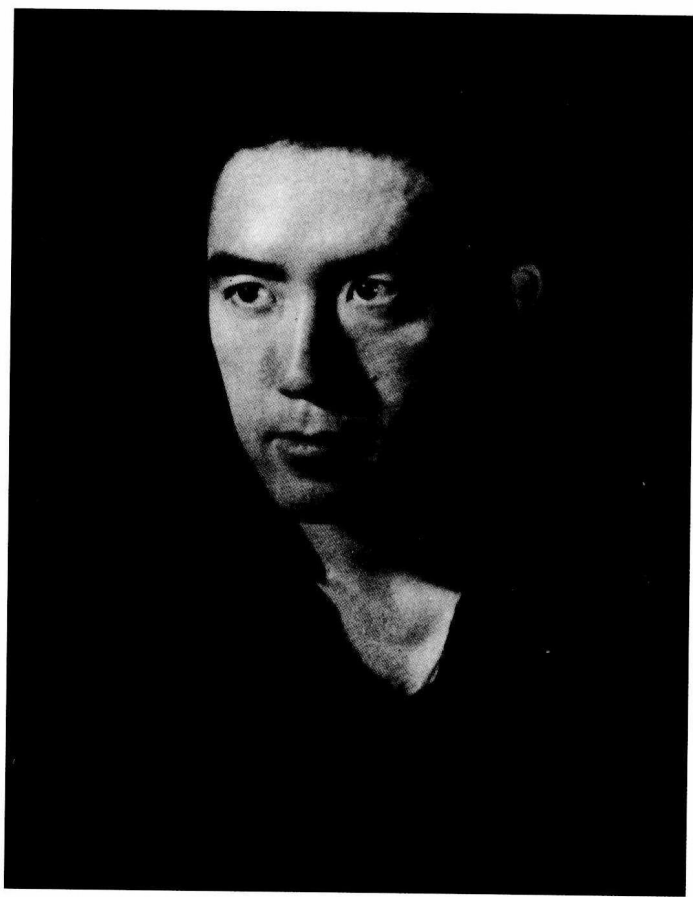
定价: 27.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6135113

MISHIMA YUKIO

三島由紀夫

作品系列



## 目录

一 喜事临门 .....	1
二 艺术之宅 .....	17
三 行船的航线 .....	31
四 喧嚣的序曲 .....	45
五 敏夫的信用 .....	59
六 飞翔的恋人 .....	71
七 争当主角 .....	81
八 初演之前 .....	97
九 幸福号机帆船 .....	123
一〇 诱惑 .....	133
一一 危险的空想 .....	147
一二 冒险 .....	159
一三 歌剧的余党 .....	173
一四 早春之翼 .....	179

一五	漩涡 .....	193
一六	反常的气候 .....	207
一七	野百合 .....	219
一八	《卡门》开演 .....	229
一九	奇特的走私 .....	235
二〇	起航 .....	253
二一	幸福号的幻影 .....	271

## 一 喜事临门

N百货店的楼顶虽然暴露在梅雨前潮湿的风和暗淡的阳光下，依然顾客如云，热闹极了，顾客们就像是冲着这楼顶花园才来百货店的。这里有小巧的云朵形喷水池、环绕四周的袖珍草坪和杜鹃花以及周末才启动的旋转木马。

花园的一角有个花店，盛开的蜀葵和金鱼草红艳艳的，却无人问津，倒是穿衬衫的工薪族胸前飘舞的领带，显得更有活力。

难道说，身上带的钱一花完，人们就喜欢到楼顶上来，从高处俯看花钱如流水的银座街衢吗？

这时忽然传来了优美动听的女声合唱。

人们从椅子上站起来，心说，听听这合唱应该不会收费吧。

可是，好奇的人们被面前的金属网给挡住了。于是，众人手扒着金属网往里瞧，就像在动物园的铁栅栏外面围观动物那样。那里面当然没有什么珍奇异兽，楼顶上的四分之一被铁丝网圈住，挂了个“店员休息室”的牌子。

大约二十位女店员全穿着淡黄色上衣，背朝这边轻轻扭动着臀部，正在唱门德尔松<sup>①</sup>的《乘着歌声的翅膀》<sup>②</sup>。歌词译得实在不敢



恭维……

乘着歌声的翅膀  
亲爱的随我前往  
去那恒河的岸边  
最美丽的地方  
花园里开满了红花  
月亮在放射光辉  
玉莲花在那儿等待  
她们亲爱的姑娘  
玉莲花在那儿等待  
她们亲爱的姑娘

……

这是三声部合唱，低音部六人，中音部六人，高音部六人，可是低音部和中音部老是被动听的高音部牵着走，所以，自己也唱高音部的指挥，一再停下来纠正大家。

只有站在围成圆圈的女店员对面的这位指挥，脸朝着瞧热闹的人们。

她的嘴唇随着歌曲音调的起伏，优雅地张合着。她的眉毛微黑，圆圆的脸庞漂亮而生动，只是嘴的嚅动和其他人一样，木呆呆的一无表情。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在长长的睫毛的覆盖下显得很

---

① Felix Mendelssohn(1809—1847)，德国作曲家。

② 歌词来源于德国诗人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856）的同名抒情诗。

深邃。

“要注意听别人的声部，保持自己的声部。”

然后，她一甩手看了一下表。

“好了，时间到了。今天就练到这儿，大家回去工作吧。我也马上回去。”

女店员们仨人一群俩人一伙地散了，看热闹的人们也随之散去，只有这位女指挥打开金属网小门，跑到外面来，引起了人群一阵骚动。

“请让一下。”

她人群中穿过，频频瞧着手表，飞快地登上了通向耸立在屋顶的瞭望台的铁旋梯。

通向瞭望台的旋梯分为左右两边，一边上一边下。这时，从往上去的旋梯下来了一个穿着花T恤衫的美国人，差点儿与飞奔而上的女店员撞个满怀，他赶紧闪身让过她后，打了声口哨，回头瞅她一眼。

瞭望台最顶上有五六个顾客在无所事事地闲逛。他们的头顶上是梅雨季节厚厚的积云，灼热的光线从云层缝隙间透出，低垂的天幕朦胧如白金。一个女人拢着被风吹起的头发，对恋人模样的男人说道：

“咱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房子呀。”

女店员充满活力的咚咚脚步声，使这对男女对她侧目而视。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十元硬币，在瞭望台一角的售票处买了一张票。

“望远镜 三分钟十元。”

踏板台边上贴着的这么一张纸，被风吹起了一半，呼喇喇地飘动着。

她登上踏板台，把望远镜对准了筑地方向，然后又看了一下手表，已经两点过两分了。

她把眼睛凑到望远镜上。

只见右边的滨离宫公园是一片浓郁的苍绿色，远处海面上浮着一列列船只。海天之间模糊不清。

她把镜头转向了左边。

参差不齐的建筑物，看上去就像一幅贴画。T温泉大厦和比它远的T剧场，以及更远处的筑地本愿寺的绿色圆顶，仿佛被一个叠一个地贴到一张平面图画上似的。高高耸立的T温泉的大烟囱里冒出缕缕青烟，使远处的港口看起来宛如游丝笼罩般飘忽不定。她能够听到的，只有大厦群之间回响着的汽车喇叭声。

这时，镜头的焦点固定在了连接鱼河岸的桥上，能清晰地看见桥头的垂柳和往来的自行车。然而，她想看的不是这些。她又向左挪了一寸，终于找到了位于鱼河岸边那片建筑最边上的、胜哄桥对岸的那排保税仓库。

“就是那儿。”

这位合唱指挥脱口而出。

她看到了写着“发动机”三个字的牌子旁边，有一条昏暗的小路穿过仓库之间，通向河边。在小路的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卸货栈桥伸向河面。那片星星点点的绿色，远看像是芥菜。栈桥左边拴着两三条舢板。

一个身穿黑色开领衬衫的男人在栈桥上不安地来回踱步。他那

两条日本人所没有的长腿穿着白色的西裤。

“真是哥哥，他在那儿干什么呢？今天早上无意中听见，下午两点他要在发动机牌子旁的栈桥上和人碰头，果不其然。”

这时，她看见一个穿横条纹T恤衫的矮小男人出现在小路上。这男人走近栈桥上的哥哥，两人互相给对方看了一个白色的东西后，男人就把一个四方的包裹交给了哥哥敏夫。

四点左右，敏夫给N百货店的售鞋部打来了电话。

“你哥哥的电话。”同事叫着三津子。

自从三津子来到百货店工作，哥哥一次也没有来过。他虽然长着黑头发黑眼睛，但是脸的轮廓怎么看也不像日本人。他担心到纯种日本人的妹妹工作的地方去的话，会招来风言风语。好在这位混血儿说一口地道的东京话，光听电话里的声音谁也不会想到他的高鼻子和欧洲人长相。

还没到开空调的时候，店里热气腾腾的。由于客人的翻弄、揉搓，被钉在一起的一双双五颜六色的儿童袜，各朝一个方向做着它们的梦。在这梅雨季节里，就连袜子都显得无精打采。

三津子托同事给照看一下柜台，去接电话。话筒黏糊糊的，有位同事是汗手，一到夏天就油腻腻的，使她十分厌恶。

“喂，是三津子吗？”

话筒里传来哥哥快活的声音。三津子脑子里还萦绕着下午两点从瞭望台看见的那个方包裹，总觉得这事非比寻常，本想跟哥哥开句玩笑，可拿起了电话怎么也说不出口了。

“有事吗？”

她问道。

“今天晚上，我请你撮一顿。”

敏夫喜欢妹妹，三津子喜欢哥哥，这是失去父爱的兄妹间很容易产生的一种带有甜丝丝味道的特殊情感。哥哥隔三岔五地请三津子吃饭，还陪三津子去看她喜欢的歌剧。

“你想吃西餐还是中国菜？”

“想吃西餐。”

三津子向来不喜形于色，她那圆润的嗓音毫无起伏变化，然而哥哥从电话里也听得出妹妹的喜悦。

“那就到意大利亭去吃意大利面吧。六点行吗？”

“行，六点吧。”

回到柜台时，几个女店员挤眉弄眼地瞅着三津子窃笑。从来没有露过面，光是打电话来的“哥哥”，自然遭到了她们的怀疑。

“你们要是见到他就更得怀疑了，因为我们俩长得一点儿也不像。”三津子说道。

“哪怕长得像一丁点儿，就方便多喽。”

那位有一双汗手的老姑娘揶揄道。

下班后三津子来到明亮的大街上，这才发觉外面正下着毛毛细雨，她把带帽子的风雨衣披在了身上。

推开意大利亭的候客室兼酒吧的玻璃门，刚才从望远镜里看到的身穿黑色开领衬衫、白色西装的敏夫从皮沙发上站了起来，两条长腿使他的动作显得有些费力。他接过了三津子脱下的风衣。

“阿津准是目不斜视地直奔这儿来的，馋鬼。”

敏夫说道。这话一点儿不假，不管肚子饿的时候还是不饿的时候，三津子向来都是一心不二、目不斜视地直奔目的地。那些百货店的橱窗什么的她从不去看。对于三津子来说，脚下的街道，小雨中擦肩而过的雨衣味儿，打伞的女人雪白的脸蛋儿，因店里的雾气而模糊不清的玻璃橱窗里那些彩虹般悦目的各种款式的女式草履，H大厦上的大钟发出的六点的报时声等，这些只给她留下了杂乱无序的东西混合在一起的印象。

“因为我想要成为歌剧女主角啊。我现在最要紧的是使劲吃得胖胖的，使声音洪亮啊。”

“真是扫兴啊。”

哥哥领头朝餐厅里走去，一排排的桌子上都铺着红格桌布。

两人要了那不勒斯风味的意大利空心面和沙拉。价格很贵，这里可不是负担母亲和哥哥这一家人生活的女店员光顾的地方。

“真是奇妙的生活啊。”等菜的功夫，三津子把胳膊肘支在餐桌上想着。

“光是我和母亲两个人的话，生活紧巴一点儿也将就得过去。哥哥神出鬼没，不知做何营生，但唯独对我像供奉菩萨一样和善。多亏有这么一位哥哥，我才不断得到应季服装、奢侈的晚餐和头等席位的歌剧票等，这些东西时不时冒出来诱惑我。这些钱要是积攒起来的话，母亲就不至于为交不起房租而整天发愁了。可我一提这事哥哥就会发火，不愿意理我。这会儿母亲准是一个人吃着炸薯条啦、煮豆啦这样单调的晚饭呢……而我们却在这儿品尝高级的意大利料理。啊，只要我稍微说句什么，哥哥就要生气的……”

不过，哥哥使用刀叉的架势潇洒极了。

“奇怪，哥哥和我一样是用筷子吃饭、喝酱汤长大的呀，看来，到底是血统不一样啊。”

这位同母异父的妹妹心里想。

热气腾腾的空心面条的奶酪味儿扑鼻而来，插着一支玫瑰的银质花瓶立刻蒙上了一层水汽。这时，一群外国人昂首挺胸地嘻嘻哈哈说笑着进了餐厅。

每当吃着这样奢侈的晚餐时，三津子总是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的梦想，哥哥也照样是乐呵呵地当听众。

“我真想一辈子只生活在歌剧的世界、艺术的世界里，那该有多好啊。”

“很快会实现的。虽说我最瞧不上艺术之类无聊的玩意了。”

——看到账单上一千八百元的金额时，三津子不禁问道：

“你从哪儿赚的钱哪？是今天在栈桥那儿拿到的那个方包裹吗？”

“什么？”

哥哥的脸色骤然一变。

但是敏夫的脸色变化只是一瞬间的事。这张有着意大利血统的脸，一天到晚乐呵呵的，似乎不知烦恼为何物。三津子一直想探知哥哥的秘密，都被他巧妙地岔开了。

敏夫总是说有女人供养自己，妹妹不过跟着沾点儿光。这倒也不是哥哥吹牛，的确有这么回事，所以很有说服力。可奇怪的是，三津子竟然对这一解释没有感到肮脏和厌恶，这是为什么呢？她原本是个很忌讳这种事的姑娘。

这对兄妹从小一起嬉戏着长大。两人互相喜欢，所以互相认可并指出对方的缺点，以达到平衡。三津子所厌恶的淫荡，到了哥哥身上就觉得清纯了；而敏夫所讨厌的艺术，由于妹妹喜欢也变得美妙了。总而言之，双方都很清楚自己在助长对方身上自己所厌恶的东西。

……见敏夫脸色变了，三津子明白自己说了不该说的话。她不是有意要刺伤哥哥的。她立刻移开了目光，像一只闯了祸的小猫似的不吭气了。

敏夫没有反问妹妹怎么会知道的，极力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说道：

“那不过是朋友托我办点儿事。今晚这顿饭其实不用我花钱。刚才你看我付了款，那只是做做样子，回头通过老板娘的手会成倍地回到我兜里来的。虽说我和这里的老板娘认识还不到一个月呢……瞧，她来了。喂，我说你刚才跑哪儿歌着去啦？”

正说着，只见意大利亭的老板娘，正一边频频向餐厅的每个顾客殷勤地寒暄着，一边朝他们兄妹这边走过来，敏夫恭敬地起身招呼她。

老板娘房子裹着一身合体而雅致的银灰色套裙，脖颈上围一条胭脂红丝巾。在她面前，三津子的印花连衣裙显得十分寒酸。

“这位就是令妹？长得真漂亮啊。”老板娘说话声不紧不慢，富有弹性，“听说你想当歌剧演员？回头我给你介绍一位不错的人。”

“你别净说好听的诱惑我妹妹哟。”

“我可不是说着玩儿的。”

房子突然伸出涂着和丝巾同样颜色指甲油的纤纤玉指，轻轻捏



了一下敏夫的脸颊。三津子很明白在这种场合自己该怎么做。她天真无邪地微笑着，不露出吃惊的神色。哥哥笑嘻嘻炫耀般地对妹妹挤了挤眼睛，而房子对此却毫无察觉，使得三津子有些轻蔑她。

——和往常一样，三津子在街头和哥哥分了手，就回月岛的家了。

三津子打开门，说了声“我回来了”。

昏暗的灯光下，母亲正伏在桌上哭泣，她身上那件已有二十年历史的花里胡哨的玫瑰图案连衣裙被撑得快要绽开了。

三津子对母亲的哭泣早已见怪不怪了。母亲正表达情感一向都十分夸张。一看见三津子，正代抬起与身体极不相称的大脸盘冲她说道：

“他竟然叫我们卖钢琴，卖钢琴呀。”

母亲告诉她，房东来赶他们搬家时骂骂咧咧地说，像你们这么穷的人家不配有钢琴，卖掉它不就有搬家费了吗？

月岛一带幸免于战火之灾，他们家从战前就在这里租了个破旧的二层小楼，上下各两间。因房租比较便宜，还能勉强度日，可是现在，房东打算要拆掉四五处旧房子，盖一所公寓。

虽说这是一台陈旧的德国造二流钢琴，却是正代引以为自豪的财产，因为她好歹在昭和二十年代，即F歌剧团草创时期当过歌剧演员。三津子学唱歌的入门阶段便是靠这台钢琴跟母亲学的。如今，脚踏板坏了，C和Fis的键也断了，旧得不成样子，可是正代怎么也舍不得卖掉它。

“别担心，不卖钢琴也会有办法的。”

三津子拍了拍母亲的肩头。